

廟街的歌廳

早前，與長輩重溫舊日生活足跡，往油麻地榕樹頭一家舊式茶樓喝茶，喝罷到廟街一帶走走，街道住宅變化不很顯著，周圍環境依舊找到昔日的影子，廟街就是廟街，若變似彌敦道的現代商業中心，香港便失去生命。

離榕樹頭不遠，發現幾條短街歌廳林立，一家連着一家，上午非營業時間，家家店門關上，舖面布置保留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歌壇風格、粵劇特色，貼上歌星的照片，五光十色，想像得到晚上這一帶繁鬧熙攘、樂韻悠揚的景象，一時令我驚訝。

電影《新不了情》，女主角在榕樹頭露天歌壇唱粵曲賣藝謀生，遇上懷才不遇的男主角，惺惺相惜，發生戀情，找到自己的價值。這就是年長一輩懷念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歌壇盛行時期，聽偶像尹光等「大眾歌星」的粵曲，歌廳高朋滿座，外面榕樹頭一帶是露天歌壇，吃過晚飯，街坊各自找心儀的男女歌手，在路邊圍成人圈，全情投入，聆聽偶像歌聲與台風。興旺時期，聽說歌女每晚個人收入數千元，十分風光。我以為昔日狂熱的故事與這裏的平民露天歌壇歌廳被新一代流行歌手沖刷，平民化的音樂歌唱落得苦苦掙扎求生存，榕樹頭「平民夜總會」的昵稱再聽不到。

長輩看到一家家歌廳，似進入「桃花源」，有點按不住興奮，原來庶民大眾鍾愛的曲調沒遭淘汰，歌廳有市場，歌手留得住街坊，還是成行成市，這般熱鬧，彷彿是與油

、尖、旺繁華鬧市隔絕的另外一個世界，屬於過去也是現在。

聽街坊說，歌廳每晚不少捧場客，旺角油麻地老街坊，上了年紀的叔嬸阿伯，也有自由旅客，亦有東南亞華人遊客，他們喜歡粵曲及上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粵語流行曲，在內地難得聽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登台的香港歌星很少唱舊歌，來到香港有機會摸到廟街歌廳，順便逛逛榕樹頭夜市。

這一帶歌廳營運方式每天分下午、晚上、子夜三場，足見喜愛粵曲、粵語流行曲的大有人在，人口老化，年輕一代的歌不合口味，怎樣解決老人娛樂生活是社會面對的命題，歌廳再度興起，反映以老人為中心的娛樂市場存在的必要和價值。

一家粵韻歌廳經營十五年，內部裝潢陳設刻意老調子，保留當年社會生活色彩，聽眾入座如時光倒流，回到年輕時代，這樣的環境效果聽吸吸引不少老人留戀，成為常客。客人每位茶錢三十元（連入場費），叔伯付了茶錢坐足全場，可點唱心愛的歌，每首點唱費八十元至一百元，若想省錢，方法是坐着待別人點唱，但未必是你喜歡聽的歌。拿錢點唱的贏得上台與歌手合唱的機會，遇上有人上台與歌手搞笑，台下起哄，氣氛熱鬧。

潮一些的歌廳會加入卡拉OK元素，燈光半明滅，提供酒水、花生、薯條小吃，適應中年兼有消費力的客群，以歌廳作交際場所。

人老了，幸有舊歌相陪，歌廳存在是社會的需要，別的不可代替，千百首舊歌文化底蘊，什麼時候可進入殿堂走一回？

鄭家豪

大漠茫茫沙坡頭

小可



沙坡頭，感受一下滿目黃沙的大漠風光究竟是何等模樣。

銀川這個簡稱「銀」的寧夏自治區首府，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研、交通和金融中心於一身，東臨黃河，西倚賀蘭山，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博覽會的永久舉辦地，早已享負盛名。銀川之出名，還在於它是塞上古城，歷史上是西夏王朝的首都。二〇一三年九月一日，從銀川到香港的定期直飛航班開通，兩地距離一千九百多公里，飛行時間接近六個小時。

中衛市則位於寧夏中西部，寧夏、內蒙古、甘肅交界處。根據二〇一〇年的記錄，中衛全市總面積為一萬七千四百四十一點六平方公里，其中，沙坡頭區就佔了六千八百七十六點一平方公里。沙坡頭是國家5A級旅遊景區，位於中衛市城西十六公里處，騰格里沙漠南邊、黃河北岸，是古代絲綢之路必經之地。秦始皇和漢武帝築長城，現存遺跡位於沙坡頭黃河南岸、北岸的山峽。成吉思汗七次親征西夏，其中兩次的戰場就在中衛，他曾勒馬於沙坡頭，及後病故，在中衛一帶留下了最後的足跡。

在香港住慣了低海拔的平地，可能被中衛的海拔高度嚇怕，以為來到有一千二百二十六米高的中衛市，會有點高原反應。其實，這個海拔高度並不算什麼，銀川海拔高度一千一百一十一米，與中衛的高度差不多，即使從香港國際機場的六米海拔直飛銀川，之後再到中衛，一般人應不當是一回事，不會有身體不適的感覺。

騰格里沙漠裏佔了百分之七十一是沙丘，其餘為湖盆、山地和平地。在沙丘中，流動沙丘又佔了百分之九十三，其餘為固定、半固定沙丘。這些沙丘高度在十至二十米之間，有「格狀沙丘」和「格狀沙丘鏈」、「新月形沙丘」之稱。風向不同，決定了沙丘各異的形狀。在騰格里沙漠吹的經常是西北風，形成新月形沙丘鏈，這個主風受阻於賀蘭山，轉變成次風東北風，二者多數以直角相交，令沙丘縱橫交錯，在沙丘鏈之間形成短小沙埂，格狀沙丘遂成。沙漠的東北部出現高至五十至一百米的高大複合型沙丘鏈。

到達沙坡頭，在猛烈陽光的照射下，黃沙萬里，與平時在港所見泳灘的沙相比，可謂大巫与小巫之別。沙坡頭的



◀左邊借繩奮力上坡，右邊坐木板轉瞬下滑，趣味盎然
小可攝

沙，幼細色黃、延綿起伏。沙坡頭古稱沙陀、沙山、沙陀頭，均與沙分不開。沙陀頭是清朝名稱，之後變成今天的訛音沙坡頭，乃源自乾隆年間，黃河北岸出現一個高一百米、寬二千米左右的大沙堤而得名。

沙坡頭是中國四大響沙之一（其餘三大為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的銀肯響沙灣、甘肅敦煌鳴沙山、新疆巴里坤鳴沙山）。沙漠裏的沙之所以會響，是沙子先具備了乾燥的條件，這時如果有人從沙丘頂端往下滑，沙子便會發出巨大響聲。

也有研究人員發現，沙丘側面崩塌，沙礫共振，產生的聲波蔓延，巨響遂成。響沙聲浪可達一百分貝，響聲種類也各不相同，有些似雷聲，甚至有些似狗吠聲。沙坡頭的響沙聲嗡嗡轟轟，猶如金鐘長鳴，悠揚宏亮。

到此一遊的旅客，很多都欲一聽這種轟鳴聲。景區特為旅客預備了滑板，人從百米高處，坐在約零點六米乘零點九一米的木板上，兩手扶着滑板，在工作人員指導下下滑，但如何令身體平衡？工作人員會先拉着板末，待前面旅客下滑了一段距離後，才放手讓下一個旅客下滑。沿滑道順勢而下，感覺跟在公園玩滑梯沒有太大分別，待身體能掌握到平衡點時，不消兩三分鐘，人已到達了終點，頗有灑脫自如，熱情洋溢（冒汗）之勢。坐木板下滑前，先在一邊手執繩索攀上沙坡頂，再在另一邊排隊等待下滑。攀坡時，年輕人個個「長驅而上」，小可則是氣喘吁吁，且兩腿痠軟之極。也有旅客騎駱駝上坡，只坐木板下滑，省去了不少氣力。有人乾脆坐

纜車（港人叫吊車）上落，更不費吹灰之力。滑沙完畢，一派沙中有我、我中有沙之勢——滿手滿臉都是沙。可能時間太短促，且人在熱鬧處，視覺佔了主導，聽覺也就不聞。響沙聲全聽而不聞。

在沙坡上觀賞母親河——黃河，別有情趣。玩滑板、看黃河，想起「黃河尚有澄清日，人又豈無翻身時」之句，暗地裏自嘲也自娛一番：原先以為滑板一旦翻側，不無危險性。原來只要依足指示，心定氣順，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年紀不算太大，又自問上坡有力，倒也不妨一玩。當日舉目所見，不論小孩大人，並無踉蹌一交、顛翻在地的險象，玩意還是安全的。

沙坡頭風沙甚大，為了保證包蘭鐵路的順通，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工程人員在鐵路兩旁營造防風固沙工程，鐵路沙漠段數十年來安然無恙，國際間不少專家慕名前來考察。也因其治沙成績卓著，被聯合國授予「全球環境保護五百佳」美譽，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在藍天白雲之下、浩瀚大漠之中，旅客可以騎駱駝緩行、拍照，感受一下古代陸路絲綢之路商旅如何以駱駝載人運貨。小可瘦弱，屁股格在駱駝背上，雖有數塊厚墊護着，仍免不了磨傷，滋味不太好受。駱駝群當中，有一頭不知犯了什麼過錯，被駕馭人打罵，發出嗚嗚哭聲。別看駱駝身軀龐然，卻十分溫馴，完全不敢反抗，只盡其哀哀欲絕之能事，令人好生憐惜。

看沙、玩沙，讓人忘乎所以，煩惱盡消。沙坡頭，彷彿具清奇道貌，值得一遊！



◀浩瀚大漠，間或有枯木敗草點綴
小可攝

◀母親河——黃河長伴萬里黃沙
小可攝

麵皮

李丹崖



早些年，三月裏的桃花一開，故鄉溪邊就有許多婦人，從井裏提些水上來，和麵後，洗麵筋。皖北平原，是小麥的主產區，三月裏，春水澄澈，最適宜洗麵筋，澱粉如牛乳一樣被春水洗淨，最後剩下的就是麵筋了。

麵筋洗好後，做成薄餅狀，放在算子上蒸，成一個圓圓的薄餅。這樣做出來的麵皮，像牛皮紙一樣透亮，吃起來具有柔軟、涼香、酸辣可口、四季皆宜的特點。當然了，若是放在清明前後來吃，就更合時宜，各種時蔬紛紛上市，這時候氣溫恰好，吃起來清爽可口，是皖北人春日餐桌上的家常菜。

麵皮有兩種吃法，一種是以麵皮為衣，中間捲上諸如醋燻綠豆芽、杭椒炒雞蛋之類的時蔬來吃，開胃且美味，七八歲的孩子吃上三四張絲毫不成問題。還有另一種吃法，就是直接把麵皮切成寬粉狀，與黃瓜絲、綠豆芽、芹菜絲、胡蘿蔔絲在一起涼拌，淋上麻油、米醋、芝麻醬等佐料，這樣做出來的麵皮，清透如玉，吃起來勁道無比，舌尖上鼓噪的是麵粉的香、青菜的鮮、芝麻醬的酣暢，深得男女老幼的喜歡。

在蕭縣，我曾吃過最地道的麵皮，在老城區。青磚黛瓦中，一樹梨花正幽幽地吐着芬芳，深巷中飄出來一聲吆喝：「吃麵皮嘍！」我兀自立在街角等，不多時，一位四十幾歲的阿姨騎着三輪車過來，我叫上一份，只見她麻利地掀開紗布，扯下兩張麵皮在砧板上熟練地切上六刀，用筷子夾些黃瓜絲、焯水的綠豆芽，在碗盞之間，淋上事先調勻的佐料汁，站在老街的一棵梨樹下，吃得春風浩蕩。

蕭縣麵皮的食客中，以女性居多，女性食客中，美女居多。仔細想來，這其中是有些聯繫的，麵筋，顧名思義，是麵粉的筋骨，營養價值高，當然也美容養顏，如此「功效」加之麵皮的美味，「吃麵皮嘍」的吆喝聲一起，萬人空巷也是有可能的。

據說，麵皮是曹操發明的，赤壁之戰前夕，曹操從北方帶的糧食囤積在一起，不巧遭了雨水，為了不讓軍中廚子被治罪，他把這些泡了水的小麥磨成粉後，洗成麵筋，做了麵皮，不僅幫士兵們改善了生活，洗麵筋的水還可以用來煮粥，一舉兩得，兩全其美。

關於蕭縣麵皮，有一句順口溜，說得甚是俏皮：春水洗得好皮相，沸水之上它透亮，百般食蔬來輔佐，美味養生無恙。

老頭快跑

楊福成



下午去朋友家玩，根據他說的大體位置，下車走進了一條胡同。在胡同裏剛走幾十米，就看見一個七十歲左右、身穿皮衣皮褲的老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話也說不出來。

看來老人是突發疾病，得趕緊送醫院，我這麼想着，就走上前去，和幾個人一起把他扶着靠在了路邊的大樹上。

「老爺子，怎麼了？」有人問他。他不說話，眼也不睜。「趕快打120吧！」有人說。幾個人都摸出手機，準備撥打「120」。「不，不用，他就這個樣，經常犯，一會兒就好了。」一個四五十歲穿着大紅花外套的婦女說。

哦，原來是老毛病，那沒有什麼大事兒，我就離開了，繼續順着胡同往東走。走了老遠，還沒有找到地方，應當是方向不對，我又往回返。當我返回到胡同口，將要往南去的時候，看到剛才那個生病的老人由那個穿大紅外套的婦女扶着，站在胡同口，還圍着一些人。

「你得把錢給我啊。」一個小姑娘說。老人努力地睜了睜眼，又閉上，磕磕巴巴地說：「哦哦……哦哦哦……」一個字也說不清楚。

小姑娘看老人這個樣子，就問穿大紅外套的那位婦女：「這錢咋辦啊？」那婦女一臉無辜地說：「我哪知道咋辦啊，是他請客，我沒帶錢啊！」小姑娘看了看老人，又無奈地嘟囔一句：「那也得給我們錢啊！」

這時候，有個路過的中青年男人看不下去了，於是問小姑娘：「這個老人欠你什麼錢啊？」

小姑娘指了指老人和那位穿大紅外套的婦女說：「他們倆在我們飯店吃的飯，吃完就病了，還沒給錢呢。」

聽後，那個路過的人責備小姑娘說：「老人都病成這個樣子了，你還跟他要錢，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你看看你看看，他現在站都站不穩，話都說不出來，你還攔着不趕快讓他去看病，若是延誤了治療，出了大事，你賠多少錢他的家人都不一定願意，現在你還要這三瓜兩棗的，趕快讓老人走吧！」

「就是！就是！你這小姑娘別不懂事，趕快讓老人走吧！」一個老太太說。

大家這麼一說，飯店的小姑娘有些害怕了，她也不敢再堅持要錢，愣怔怔地看着穿大紅外套的婦女扶着老人一瘸一拐地往南走去。

我也是往南走，我走得快些，可沒一會兒，就聽見身後有兩個人「呼哧呼哧」地拚命跑，一個男人還高興地說着：「今天怎麼樣，吃得好不好？有魚有肉，二百多塊錢，咱一分錢不用花！」「哈哈……老頭快跑！老頭快跑！別讓那小姑娘追上咱了！」一個女人大笑着說。

我回頭一看，一個老人身穿皮衣皮褲，一個婦女穿着大紅外套，這不就是那兩人嗎？老人不是生病了嗎，這會兒咋跑得這麼快？

原來是一對騙子啊！等飯店的人反應過來再追，他們倆早已拐進胡同，跑得無影無蹤了。

行孝要及時

陸琴華



父親出車禍的消息一傳開來，在寧波打工的大姐打電話對我說：「孩子的舅，這兩天你照看一下爸爸，我就買車票回去。」大姐住在鄉下，再加上孩子多，日子過得挺緊的。她兒子大學畢業分配在省城南京，談了個南京戶口的女朋友，得有房有車。大姐一急，就跟大姐夫一起來到了寧波打工。那時大姐都五十多歲了，第一次出遠門，很不習慣，可是為了能把未來的兒媳婦的心拴住，大姐硬是堅持了下來。我對大姐說：「你安心在寧波打工吧。」當時我想，大姐回來了，耽誤打工不說，來來回回還得破車費。大姐說：「爸爸出這麼大的事，我不回來咋行？」

我是教師，父親出車禍，正是暑假期間，我一個人照顧父親就行了，我把我的想法跟大姐說了，堅持不讓大姐回來，大姐這才算。大姐的電話剛掛斷，小弟的電話又打來了。小弟一家四口也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如果說大姐一家不易，小弟一家更不易。小弟在一家部隊裏做花工，

也就是花草管理員。小弟白天忙花草，天不亮和晚飯後還得騎着摩托車來到一些景點撿礦泉水瓶和飲料盒等，整天像個專業拾荒者在他打工的城市裏穿梭着。父親出車禍了，我沒有告訴小弟，我關照大姐也不要告訴小弟，目的就是讓小弟一家人安心在那城市打工，多掙點錢好給兩個孩子籌備上學。一開始，小弟的兩個孩子都在私立學校讀書，後來轉到公立學校了，還得交一筆高昂的借讀費。我問小弟：「你怎麼知道爸爸出車禍了？」小弟就說是莊上一個小時玩得很好的夥伴告訴他的。小弟知道父親出車禍了，心如刀絞，或者說如熱鍋上的螞蟻，連部隊的花草也不知怎麼侍弄了，連景點的礦泉水瓶也不知去捨了。小弟在電話裏對我說：「我恨不得身上長着一雙翅膀一下子飛到爸爸身旁。」原來小弟也像大姐那樣急着想回家好照顧父親。

那個時候父親已經住院三四天了，一切都比較正常了。我一個人陪着父親也沒覺得有什麼大不了的，我對小弟說：「你回家做什麼？」小弟說：「你是爸爸的兒子，我也是爸爸的兒子，照顧爸爸，我不

能例外。」雖然我是教師，可是常年在民辦學校任教，且也在千里之外。記得有一年，父親前列腺問題住院動手術，我正在外地教書，裏裏外外都是小弟一人照看父親。那時小弟一家還沒有出去打工，跟父親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所以父親平時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都是小弟一家人上前忙乎着。那時小弟一句怨言也沒有。

百事孝為先，行孝要及時。自從我在民辦學校工作，便很少跟父親接觸，最多逢年過節身上裝點錢來鄉下看看父親，有時父親做好的飯來不及吃我就又匆匆趕回學校了。可是小弟還是堅持要回來照看父親。我急了，對小弟說：「雖然爸爸出車禍了，是件不幸的事，可也是肇事車主為我提供了一個陪陪父親的機會。」我又說：「要不是爸爸出車禍，我能有機會跟爸爸說話嗎？我能有機會跟爸爸一起睡覺嗎？」父親住院期間，我把醫院提供的摺疊椅當床，緊挨着父親的病床，不要說父親咳嗽一聲我都知道，就是父親的心臟跳動我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我這麼一說，小弟在電話那頭說：「哥，我聽你的。」竟然哭了。